



劉寧一著

歐遊漫記

山東新華書店出版

2200 ✓

4

歐遊漫記

劉寧一著

山東新華書店出版

目 錄

- 一 我會見了季米特洛夫同志..... 1
- 二 季米特洛夫的礦工..... 7
- 三 兩過匈牙利.....12
- 四 自由幸福之邦——捷克.....17
- 五 法國工人與第四共和國.....23
- 六 英國的煤荒和礦工.....31
- 七 漫談意大利.....38—42

我會見了季米特洛夫同志

季米特洛夫同志，這個名字，是對於我印象非常深的。那是十年前的時候，我剛剛從蔣介石監獄裏穿着一件破衣走出來，八路軍辦事處的一位女同志，把我安頓在南京的西流灣，第一本書就給我共產黨國際第七次大會上季米特洛夫的報告，那書名叫『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明確的指出：『法西斯就是戰爭』，號召全世界的人們團結起來反對它。已經十年了，這本書我曾讀了三四次，有些地方簡直背也背得出。他的話很應驗，由於法國的社會黨，中國的蔣介石之流偏偏破壞團結，反人民，親法西斯，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戰爭終於不可避免的到來。人民以團結的力量，打敗了德意日法西斯匪徒，但是已經犧牲七八千萬人的生命，無數的財產，這是多麼慘痛！若是採納了季米特洛夫的主張，以人民統一戰線的力量預為防止，希特勒等惡魔之為禍，

並非不可避免的。這教訓是太深了。

我一直這樣想着，季米特洛夫，真是一位天才，是實事求是的革命家，後來我又知道他坐過監獄，受過刑法的考驗，是這樣鍛鍊出來的。光陰過得好快呀！轉瞬十年了，世界都變了。

一天早上，在貝爾格萊德（南斯拉夫首都），南國總工會裏，白髮蒼蒼的老主席拿着一張電報和藹地說道：『索非亞（保加利亞首都）來了一個電報，總工會——你們知道的名譽主席季米特洛夫——請你們去一趟，那裏已經準備開一個盛大的羣衆大會，歡迎你們，如果同志們同意的話，我立刻回一個電報。』

這十年來的記憶，又湧現到我的腦海裏，雖然我還有很多事情，需要馬上回巴黎，終於使我不能自主的答應了這一邀請。

『好，我們願到保加利亞，看看季米特洛夫和他的工人們，就在七月十一日出發吧！』

保加利亞是在南斯拉夫的東方，人口有六百多萬，巴爾幹山橫貫中央，土地並不很肥美，古羅馬帝國和土耳其，很長的時間侵佔了這一國家，德國納粹又蹂躪她，多少年來，鬧着水旱天災和恐怖的虐政，給保加利亞人留下來的只有貧困、饑荒。這次盟國英美出兵打德國的所謂第二戰場，陸軍遲遲不進，成羣的飛機却在保國境內亂丟炸彈，炸死的不是法西斯，而是善良的反德的人民，破壞的不是法西斯的工業，而是工人的住宅。

到索非亞一看，一片殘垣斷壁，可以想像到當時猛烈燃燒恐怖的情景，再加上德軍敗走時的破壞，於是這次大戰又給保國遺下了遍體傷痕。

保國的人民，從七百萬減到六百萬，貧困再加上了破壞。這一個聰明的、熱情的、可愛的民族，經過了這許多災難，却終於站立了起來，在這一位巨人領導下站立起來了。

季米特洛夫擬定了一個兩年計劃，工業與農業同時發展，首先是要大家有吃有穿。七月十六日晚上，我們到了索非亞西郊一個樹林裏，這裏是這位六旬老人的家，一進門見到了他的太太，身體很胖，真是一位慈祥的母親。她見了我，是那樣的親熱。她問過『毛主席、朱總司令的身體好吧？』『康生同志在那兒？』『周恩來同志在那兒？』『你們太太和孩子平安嗎？』之後，她喊出了一位中國的小朋友，這是一位同志的女兒，無人照管，養在她的身旁。正在這時候，季米特洛夫同志出來了，和我們熱烈的握過手，引到他們房子裏去。他的身體很高很瘦，但是面色却很紅潤，精神充沛。我們開始了談話，他是一位偉大的理論家，或者是位第一任的內閣總理，更是一位知己的朋友，我們談到了保國、美國和中國。

『雖然我們的國家很小，經驗也不多，我們的兩年計劃，是以保國人民自己的力量，建設自己的國家。美國想以他們的金元，控制世界，把世界變為他們的殖民

地，這就有所謂馬歇爾援歐計劃，我們用不到他的援助。」

的確，保國的人民是能够自力更生的，保好的土地分配給農民了，農民都聯合起來，組織了農業合作社，耕牛、傢具、人力、土地、都入了股。不但有廣大的農莊聯成一片，而且有製造工具的工廠，挖了運河，鑿了水井，成羣結隊的男男女女，在田野間收割着麥子，菜園裏的辣椒、西瓜，也長熟了，青年的姑娘們，採着菓子唱着山歌，兒童們趕着牛羊，拿着書本，小娃娃們在新造的房子裏，躺在一排排的小床上，甜密的睡着午覺。他們用不到一個金元來幫助。

保國的青年們，組織起來了，教員、學生、工人、農民，男男女女編成了鐵道隊，在山林裏搭起了帳篷，挽着袖子赤着腳，推着車子流着汗，在修造鐵路。北方的一條大河，橫在波利弗那，連年鬧大水，保國四千青年已經下了決心，開始征服它，計劃五年之內造一個大水閘，名叫季米特洛夫大水閘，使這河發出五萬瓩的電力，灌溉千百畝的田園。他們也用不到一個金元來幫助。

保國的工人們，能自己修理和製造火車頭，能自己挖煤煉鋼，能自己把本國的棉花、羊毛、紡成線，織成布，能生產很多的香煙和玫瑰花的香水，銷到外國，他們用不到一個金元幫忙。

『美帝國主義者，用新的名目掩蓋法西斯主義，

「法西斯就是戰爭」，他們還想製造第三次世界大戰，可能嗎？這說明只是他們是恐慌、脆弱、實際上不可能的！」

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夜，各國的共產黨已經指出，只要是人民能很好的團結起來，一致反對法西斯主義，戰爭是可以避免的，可惜得很，有些人是沒有這樣作。現在的局面不同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各國人民進步了，社會主義的國家，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有了更強大的力量。各國人民，有了很好的統一組織，反動勢力的內部却是矛盾很多，我們各國人民，加緊完成上一次所未完成的工作。到處揭穿美帝國主義的陰謀，形成全世界的和平統一戰線，這些條件完全具備了，我們完全有可能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戰，確保世界的和平。』

他是**以堅強的語調**，說明了這問題。待我們吃過茶點，他又很高興的問到了中國的情況。我談起了蔣政府的賣國獨裁和內戰，中國人民的愛國大聯合，我們一定能擊潰了反動的魔王四大家族的。季米特洛夫深表讚揚的說：『毛澤東同志的主張，是十分對的，各國的人民，要向他們學習！團結一切人民的力量，反對少數反動派，這個辦法是非常正確的！』

『我們知道中國共產黨，很多久經鍛鍊的有學問的同志——毛澤東、朱德、周恩來……。他們懂得中國人民的要求，是那樣的和人民結合着，這是一個不可戰

勝的力量！』『中國的任務，是十分重大的！』
我們又談到了學習，談到了整風，他左右看了一下又說：『我們的國家，雖然是革命告一段落，我們還要加緊學習！學習！』

他又問起中國的工人運動，我講解放區工人的自由幸福的生活，自衛戰爭以及國民黨區反飢餓反內戰的運動，二者是統一的戰爭，他高興的說：『很好，很好！』『世界的工人們，也要不分國籍，不分信仰，一致團結，爲了確保人類的和平。我們要多多來往，多多交換經驗教訓，使大家的感情思想更加親密和一致！』

他聽見我們就要離開保國了，他惋惜的說：『來了幾天就要走了，多留幾天也來得及罷！』使我深深感覺到，世界的工人，真有如兄弟姐妹家人父子一般。

臨別他說：『問候中國的工人！祝毛主席的健康！我們保國的人民，向你們爲獨立民主和平鬥爭的人民致敬！』

(八月十四日於巴黎)

季米特洛夫的礦工

向索非亞的東南走七十華里的路程，是一個山崗地帶，這裏有一個一萬四千人的煤礦，一九〇六年季米特洛夫同志就在這裏把礦工工會組織起來，所以這裏帕爾尼克的礦工都自己驕傲的說：「我們是季米特洛夫的礦工。」算來已經奮鬥四十多年了。當然在那年以前，他們早就遭受殘酷的壓迫了，據說那是和中國的國民黨區域的工人生活差不多，過着非人的生活，而今得到解放了，他們很歡喜在新的生活下追述着過去的痛苦。汽車經過索非亞工人休養所的旁邊，順着蔓延的山道，揚着灰塵，迎着朝陽駛去，在他們慢慢的講述中，我的腦海裏猛然憶起了蔣管區工人受飢寒、恐怖、監獄、屠殺、非人生活的一幅悲慘的圖畫來。

突然，車子停在一個丁香樹圍繞的門前，那垂楊柳下紅樓的前面走來了一羣體格強壯的男子，滿臉的笑

容，其中一個五六十歲的強壯老人，伸出了他的大手，和我緊緊的擁抱接吻，這是帕爾尼克的煤礦工會負責的人們。

到了他們的會客廳裏，自由的寒暄起彼此礦工的生活和鬥爭，老主席從牆上取下了一張古舊的照片，上面是一排面容瘦削而精神敏銳的礦工，老主席含笑的告訴我們，那中間一位青年，就是季米特洛夫同志，旁邊一位就是他自己，這是他藏了四十一年的一張工會成立紀念的寶貝。當和法西斯戰爭的時候，每一想到他們是季米特洛夫的礦工，就立刻會增加無限的勇氣，現在他們在他們的季大哥領導的國土上，得到了幸福的自由的生活。

當民族解放後，爲了解決煤荒問題，全體職工作了極大的自我犧牲，拚命生產，經過了兩年努力，人民的工廠逐漸恢復了，煤的生產數量大大提高了，工人的生活也得到改善了。他們每天是八小時工作制，工人參加了管理生產，煤的生產不是爲資本家賺錢，而是爲自己的國家人民。他們住的地方不是從前像我國唐山的礦工兩百人輪流睡在七十個平排的木板鋪位上，而是一半住在自己的家庭裏，一半住在工房裏，工房是四層的樓房，四個人一間房，鋪着毯子，蓋着雪白的被單，面對着垂柳，聽着無線電的廣播。那些在家裏的礦工上下班用大汽車接送，工資每天至少可得五百拉瓦，每禮拜伙食除麵包以外，還配給一公斤菜油（合一百六十拉

瓦)，一公斤豬油（合四百拉瓦），十一個雞蛋，一磅肉，青菜是無限制的，而每餐工人所付的價錢僅五十拉瓦，所以一天的工資可以吃十頓很好的飯。礦上每年發給一套工衣，一套日常衣服，兩雙鞋，兩套襯衣褲，對於挖煤工人更優待，每日兩餐中有一餐免費。在地上工作的每月可得一萬五千拉瓦，在地下工作的每月可得兩萬拉瓦。

工會辦了三個幼稚園，一個大的醫院，連工人家屬人口計算在內，每一千人有位醫生。他們的工房下面一層是一個大的俱樂部，有圖書、學校、壁報、戲劇、音樂、電影，工人組織了劇團、音樂會、歌詠團、體育組、足球隊、排球隊、藝術組、游泳組、滑雪隊、拳術團和跳舞會，每到晚上有廣播播送音樂、新聞和本礦的情形，各處工房都可以收聽。

在地下工作的防火防水防危險，不但有了事後的保險，而且特別注意到按風筒、搭棚子的預防工作，一切醫藥由廠方負責，工人作工十五年及年老了可以完全不作工，拿養老金，工人因工受傷、疾病歇工的工資照付，工人的小孩由國家津貼，一個小孩每月三百拉瓦，兩個的七百拉瓦，三個的一千二，如此累進，這些保險金完全由國家負責，每月按照工人工資的總數百分之七·二，在工資以外拿出這一筆款子，交與保險委員會負責支配。

工人的生活自由了，幸福了，工人興奮的進行生產

競賽，戰前每一工人連井上井下平均產量零·七五噸，現在已達到平均一噸了，湧現出很多勞動英雄。

這裏的工會十分虛心，他們要求我們提供意見，唯恐我們不了解他們的報導，回頭引我們到了工房、醫院、托兒所、食堂，一切的地方，的確我們見到的活的材料，比較他們講的豐富得多，比如說，工會的東面是為工人設備的一個休息的地方：

柳樹的垂條拂在地面，中間平鋪着一條黃沙大路，走到柳蔭的深處，遠看一排朱紅的欄杆，下面就是一條碧綠的小溪，水上正是浮游着無數花鴨子，一雙雙一對對的在荷葉下自由的游泳，旁邊一個玲瓏的小酒店，年青的姑娘在招待着游客，酒店的前面就是一個奇花盛放的黃沙坪，中間一個鐵柱，上面垂下別緻的電燈，伸到柳樹的梢頭，每到夜晚，青年男女在這裏露天舞場上盡情歌舞。

『這是礦工的生活嗎？』我不相信，我在懷疑，但是這裏除了礦工又有什麼人呢？資本家嗎？地主嗎？法西斯嗎？都不存在了。這個幸福，只有季米特洛夫的礦工享受了。正由於工人得到了好的生活，更要拚命努力生產，我在他們的礦工大會上講到了我們解放區的礦工，為了新民主經濟的繁榮，我們正為着提高生產效率，提高質量，減低成本而競賽，產生了大批的工作積極、學習努力、有創造能力、肯幫助別人的勞動英雄，全場大呼：『向中國解放區工人看齊！』

礦工大會場上千千萬萬的礦工擁擠着，他們歡呼鼓掌，我不懂得他們講些什麼，只懂的其中兩個名字：毛澤東——季米特洛夫。我受到這些熱情的激動，我的心發出了一股高度的熱，有如火燒。又向礦工兄弟們講述了國民黨區礦工所受的壓迫，講述解放區礦工爲了中國的獨立和平民主，爲了工人的澈底解放，在對蔣介石和美帝國主義作流血的鬥爭。主席以宏大的聲調向他的弟兄們說：

『我們要抗議蔣介石殘殺中國的工人！』

『我們要做法中國解放區工人爲獨立和平民主和人民的建設而努力！』

『打倒美國的走狗蔣介石！』

『打倒美帝國主義！』

『中國解放萬歲！』

『毛澤東萬歲』

（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七日於倫敦）

兩過匈牙利

在中國遙遠的西方，歐洲大陸上，還有一個黃種人的國家——匈牙利。這次我從捷克到南斯拉夫去，要路過這個國土。

二十三日上午八點多鐘，到了捷匈交界處，捷克海關看到我們佩着世界工聯大會的徽章，簡單的作了一個登記手續就完了，火車一下子就駛向匈牙利邊境。

沒有料到一個短粗個子的中年漢子跳上車來喊我們的名字，胸前佩帶着和我們同樣的徽章，他原來是匈牙利工會派來接我們的。當即下車到了咖啡館裏，吃過了一些啤酒、礦水，連錢也用不到我們付，又跳上車去，一直駛向匈牙利的京城布達佩斯。這天天氣晴朗，和風迎面吹來，倒覺十分有趣。火車一直伴着這多瑙河賽跑，牛羊羣在柳樹蔭裏，牧童拿着小鏟，向行人招手，人的眼睛和牛的眼睛齊望着我們微笑。園裏的鴿子翱翔

着，掠過多瑙河飛向那靜靜的村落。多瑙河的兩岸，麥子有一人多高，隨風起伏，感謝着河水對它的滋澤。這可愛的多瑙河，多少年來，是多惱之河、多鬧之河、干戈之河、流血之河。今天哪，她獲得了平靜，她爲這愛好和平的新民主主義的人們灌溉着肥美的麥田，花圃和菜園。使我回憶到多少年前自東方遠來的蒙古人，帶着帳篷，趕着牛羊，背着乳酪，橫據了廣闊的多瑙草原，和這裏的人民又是如何的展開血戰，歷史過去了，誰是誰非，這裏的人們今天已研究這問題了。

『我們是蒙古利亞人的後裔，現在人的血統已有點亂了，這裏的語言，有蒙古語和伏爾加河的語根，現在多瑙河流域很多村子住着的人們，完全是中國人的樣子。』的確，很多人是高鼻黃髮，也有些人的眼睛頭髮，完全是中國人。這裏的人們很能吃苦耐勞，穿衣服也不大講究。過去他們受着種種壓迫，解放之後，已經獲得了新民主主義的生活。順便漫談着已是十二點多了，火車已進了布達佩斯車站。

布達佩斯，是布達城在河之左，佩斯城在河之右，人們在多瑙河上架起了很多美麗壯觀的橋樑，把它倆連起來了。這座城有七十萬人口，在歐洲說是座十分美麗的名城。工會的負責人們已經到了車站，我們一一握過手，就在這火車停留的四個鐘頭中開始遊覽。首先到了餐館吃了一次飯，回頭匈牙利副總理高薩同志陪我們到了國會。又從布達過河到了佩斯城，到了河岸一座高山

上，那裏有一個巨大的紅軍烈士紀念塔，瞭望全城，河水流過山下，彎過街心，一直蕩向南方。城裏的街道整潔，但是房子已有百分之七十炸燬了，可是城市的外表，依然是壯觀美麗。匈牙利的人民已經有個三年計劃，從事復興建設。這個國家有七十萬共產黨員，一百萬工會會員，人口百分之八十是農民，反動的大地主土地已經沒收分配給農民了。這個國家的解放，是共產黨和全國人民在紅軍幫助之下解放的，在國會中，共產黨是起着主要作用的黨；社會民主黨次之，該黨內部分歧，一半進步，一半和右派吊膀子。此外還有小地主黨、農民黨及無黨無派，總之進步力量是佔絕對優勢。美國不時想暗中支持極右派親德分子，拉小地主黨中的右傾分子。當我們到南斯拉夫時，國內已經發現了這個陰謀案。我們在布達佩斯時，匈共黨員已十分警惕的強調着：『我們國家裏還有少數「蔣介石分子」，我們一定將他們清除出去！』

他們對中國民主力量的發展十分關切，不斷的問起中國的情形。當我講到『中國已有一萬萬四千萬解放區人民協同全國民主人士和蔣美鬥爭，解放區人民的武裝，已有一百五十萬正規軍，四百萬民兵，消滅了蔣介石一百個旅（現在當然更多了），將美械化武器奪取過來裝備了自己。中國人民知道蔣美要滅亡中國，我們爲了中國的獨立和平與民主，一定要最後消滅反動派，只有這樣，才能保障遠東的和平』。他們聽了興奮異常，

一個同志強調的說：

『蒙古人堅決與中共共同奮鬥。外蒙古共和國，內蒙和我們匈牙利，所有的蒙古種族，都獲得了解放，都是在共產黨領導之下解放了。』

下午四點我們又回到車站，總工會送了我們許多水菓和香煙。到了國界，守車人對海關檢查員說：『國際工會代表』，那官員在我們護照上蓋了一個圖章，行了一個軍禮，就過了匈牙利。

七月二十一日，從南斯拉夫、保加利亞歸來，因為我預定的飛機來回票已經到期了，要早點趕到捷克，二次經過匈牙利。高薩同志正在國會主持會議，我們就一直到了國會。會議正好休息半小時，他就在各黨的議員休息室招待我們，他說：

『你們這次來到我們的國會，意義非常重大，我們今天討論的問題是清除反動派的問題，要在今天通過反動派在匈牙利被褫奪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的問題。』

不錯，這個議案我回到巴黎不久就看到報紙上說通過了。美國的陰謀再一次被打破，它太不自量了，要想到人民已經站立起來的國家去搗鬼，只是自討苦吃。反動派的靈魂還想借屍還魂，如何能够在光天化日之下辦得到呢？在匈牙利國會，和我們接觸的有共產黨、社會黨的議員，各報的新聞記者，一齊擁擠着問長問短，新聞記者忙着照像，賓主忙着舉杯。我根據季米特洛夫同志說的原則提議道：

『新民主主義的人民組織，已在世界工聯、青聯、婦聯、有了合法的正常的聯絡，今後要更加緊起來。我們這一行只作為接頭探路。現在我已經證明，這是一條康莊大道，我們今後兩國人民要經常來往，交換這新民主主義的經驗教訓，鞏固這反法西斯的世界和平統一陣線。』大家興奮的握手。新聞記者硬要我發表一點對匈牙利的印象。這怎樣能在火車過路中下結論呢？但是有一件事可以說一下。

『我除了見到你們和南、保、捷的人民一樣的興奮慰快之外，更知道了南國有個五年計劃，保國和捷克有個兩年計劃，你們有個三年計劃，新民主主義國家，都是為了人類的和平建設，日夜加倍努力。回頭看看美帝國主義，却有個不敢見天日的造原子彈破壞和平的計劃。現在社會主義、新民主主義和各國人民的力量空前的強大，反動派那種陰謀詭計，遲早會被強烈的陽光照得化為灰燼與膿血。』

『再見吧！親愛的兄弟姐妹們！』

63520（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五日於倫敦）

自由幸福之邦——捷克

參加二十萬工人的羣衆大會，這還是我有生以來的第一次。當我講到『中國的人民，正以團結的力量，對蔣介石及美帝國主義者作着堅決的鬥爭』時，全場轟然一聲：

『打倒蔣介石！打倒美國法西斯主義！民主的中國萬歲！』

我的同伴被感動得流起眼淚來了。緊接着就是遊行示威，南北兩路洪水一樣的人羣，整齊的行列，在主席台下足足有兩個鐘頭才算走完。工人們唱着凱歌，舉着拳頭，在飄揚的旗幟下前進。

世界工聯理事會，到這天開完了，通過了『對反動派堅持鬥爭，力爭工人經濟社會的基本人權，確保人類的永久和平』的決議，勝利地閉幕了。捷克工會利用這個時機，召開了這樣一個歡迎大會。

爲什麼人民有這樣大的力量呢？

捷克有一千四百萬人口，其中一半是工人，可見這個國家工業的發達。自從解放之後，人民獲得了真正民主自由，經過了全國的普選，在四大政黨聯合之下，進行着和平建設。共產黨是第一大黨，共產黨員有一百三十萬人，在工廠中農村中起着領導作用。其他三大政黨是社會黨、民主黨和天主教黨。由於共產黨多年艱苦奮鬥，戰敗法西斯，又領導生產建設，團結了廣大的羣衆，所以無論在那一個生產崗位上，起着模範和決定的作用。國家把大工廠收歸國有了，連大商店、旅館、戲院、餐館都歸國營。工人的工資每月在五千克朗以上，每天在公共食堂裏吃飯，每月一人連一千克朗也用不了。工廠中組織了工廠委員會，工人參加計劃和管理生產。每一個工廠都有生產計劃，每一個工人都有自己的計劃，競賽着生產成績。工廠設有托兒所、醫院和工房，工人都不要出錢的。每年春夏，工人可以到休養所休息二十天，一切費用由社會部付給。工人們下了工，穿的整整齊齊，你看不出他們是學生還是工人。姑娘、青年們，常有跳舞晚會，個個都是漂漂亮亮的，天真活潑健康得可愛。

我們到了捷克，一句話也不懂，但是並不感覺到生疏，捷克人見了我們東方人，格外親熱，首先他要問：

『你是中國人？』

『共產黨中國？蔣介石中國？』

若說是共產黨中國，無論是男人、女人、青年、老人，都緊緊地和你握手、接吻。

我們到了布拉格西北一百六十里的加維納里拉里，這裏有一處大的溫泉，泉水向空中直噴三四丈高，熱騰騰的，週圍是碧綠的垂柳，旁邊有高樓矗立着。這原是從前皇帝的別墅，現在已改作工人休養所了。遊人們一雙雙一對對，在樹蔭裏吹着口哨，和着歌聲，這是勞動者工餘之暇的生活。遠遠走來一位中年女人，問我中國的情形，我們倚在橋的欄杆上漫談着，並且給了我一個通訊處，好像多少年前就認識的老朋友，她興奮得險些兒誤了車子。

第二天細雨濛濛地下着，路旁的櫻桃，格外顯得鮮紅可愛，野花雜在綠油油的田裏，有如一張柔軟的絨毯上點綴着藍的白的各色的碎花。牛自由的吃着草，喜鵲不時落在牠的背上叫喚着，歌頌這自由的大地。我們的汽車奔向一個古樹參天的林園，一位老者出來迎接，他直笑的眉毛都彎了，他用了英、法、俄三種語言致歡迎辭，聽他講，我們明白了這是文化工作者的休養所。這裏是過去皇帝和他的王公大臣們打獵的地方。那些文化工作者，從前也和中國一樣，坐在亭子間裏餓肚皮的，現在他們可以坐在行宮裏休息他們的腦筋，慢慢寫出他們美麗的詩篇。

布爾奧的農具工廠就是捷克過去的一家大兵工廠。捷克人民把法西斯趕走了，分配了土地，組織了合作農

莊，他們要爲一千四百萬人民生產牛油和麵包。這工廠的商品陳列部，雖陳列着精巧的機關槍、步槍和大炮，但他們現在加緊生產的却是拖拉機，製成的拖拉機排着漫長的行列，等待着農莊的駕駛員開出去，割麥耕田。有一個工人駕起一輛，表演這機器的能幹，在一方丈之內，連打了十幾個圈子，他能讓一個輪子不動，在五尺之內，回轉頭來，這說明了就是小塊的山地也能使用。我們到了捷克的村落裏，就可以看到農村的富裕，街道的整潔，以及房屋的美麗。

那天已是夜裏十點鐘了，到了一個小小的農村，一座樓房的門口却人山人海，後面一排是幾十個穿得很漂亮的青年。我們一下車，鼓樂齊鳴，這是農莊上的晚會，集體跳舞，狂歡。桑頓、古德文、伊利沙白、阿邁日……都在那些青年慫恿之下，也穿上了斯拉夫民族的舞裝，跳起來了。我這一位遠客，當然也被一羣少女包圍了，可惜我沒學會跳舞，沒法答應她們請求。舞一跳跳到一點鐘，才算完了。不會跳舞的我算是鬆了一口氣。在這裏，我願意說明一下，後來到另一個地方，我終於被拉到了集體舞的圈子裏，隨着音樂的節奏跳起來，越跳越快，使我上氣不接下氣，又不能中途告退。

捷克無論農民工人，都是很快樂的。這種快樂也不是偶然來的。一位拔佳工廠的朋友告訴我，他們怎樣在德國佔領的時期，組織了游擊隊，打了很多年，死了很多人，才把敵人打出去。過去拔佳老闆對待工人是十分

苛刻的，工人們經過了多少次的鬥爭，現在這位老闆逃到了英國，這工廠已爲國家所有，爲工人所管，這才獲得了愉快的生活。過去的地主，也和中國一樣是仗勢欺人，民主政府把他們的土地沒收分給了農民，這才有了自由的天下。一位游擊隊員說：『我們的仗打完了，我們能不能到中國去打反動派蔣介石去？』拔佳那位朋友說：『我願意到中國解放區去，參加中國的民主建設！』他們懂得如何爭取自己國家的自由，如何建立世界的和平。

七月廿日的上午，我們到了奧斯托拉瓦一個鍊鋼廠，這裏有五千工人，全廠有同樣的十五個部分，這是其中的一部分。在廠的外面，可以看出當工人向法西斯奪取這一工廠時，是經過了激烈的流血鬥爭的。牆上的彈痕累累，近旁的烈士紀念碑刻着死者的姓名。我們首先到了鎔鐵部分，融化了的鐵從爐子裏流出來，形成一道洪流，流入一個大罐裏。這是銑鐵，然後被那空中的起重機伸下的鐵的大鉗，像老鷹攫鷄一般，一抱而去。又把那鐵汁鑄成無數的六噸重的立方體，然後這立方體又被送到另一種爐子去。這一部分規模更大，把那立方體燒得發白，起重機從火裏把它搬出來，放在蠕動的一排鐵棍上，迅速的把它推到千斤閘下，管機器的工人，站在一個高聳的亭子裏，給這鐵下着鍛鍊的命令，冷水澆着，鋼的輪子旋轉着，使那塊笨重生硬的銑鐵，走進走出，頃刻之間，由粗變細，由細變長，鋼鋸飛動，截成

小段，然後又鍛又鍊，製成鐵軌、鋼管、鋼板等等。這時候，起重機用鐵索繫着一塊大的磁鐵，那沉重的鐵軌或鋼板，便被一黏而去，堆成了一座山。

捷克的人們，是這樣鍛鍊着鋼鐵和他們自己！他們的愉快是從鬥爭中、生產建設中，以血汗換來的。是從新民主主義的革命中得來的。他們正在日夜加工的建設着這個國家。馬歇爾將軍，請把那『援歐計劃』收起來吧，捷克人會自己完成自己的計劃。那些親美的反動分子還幻想着勾結美帝國主義壓迫工農阻礙着新民主政策。快點滾開吧，你們能擋住這歷史的車輪的前進嗎？

法國工人與第四共和國

抗德鬥爭和馬基

法國大資產階級，早就計劃把德國請進來鎮壓本國的人民，馬其諾防線沒有用，大炮沒有響，坦克不會動，飛機未出場，三百萬大軍投了降。一九四零年六月德國兵長驅巴黎，全城紮上了烏紗——亡國了，大資產者跑的跑，投降的投降，還有無恥的納粹分子給德國兵獻花，大部分軍官勇氣完全失掉了，散佈着『和平』空氣。敦刻爾克海口上邱吉爾的『勇士們』來不及上船，大部作了俘虜。那時候戴高樂上校，連船也不願意上，居心投降了，在英國兵強拉硬拖中才勉強上船逃到了倫敦。甚至有些小資產階級的婦女，在投降前曾罵他的丈夫：

『我的丈夫是一個不會鑽沒本事的人，所以還在反

德的前線』。她回憶政府給她的教育，『他忘記了教誨書上說：「爲了享幸福的生活，應當躲避起來，做一個法國人死了，不如變一個德國人活着」，他真愚蠢呵！』

這時候法國的『聰明』人出來了——貝當，在希特勒支持之下與德國訂和了，資產階級只要是賺錢是不分敵我的，雷諾等大亨又驕傲的爲德國擴展馬達生產了。這時候只有法國的工人，法國的共產黨，感覺到亡國的恥辱，號召全國的人民團結起來，爲法蘭西的解放鬥爭到底。

德國人騎在法蘭西人民的頭上，把自由的男女作了奴隸，向法國人民徵糧徵稅，法國的人民沒有了自由，沒有了糧食，大批的青年被捉去作苦工，作試驗品，法國的老人孩子有的餓死，有的亦吃餵兔子的草，吃死貓的肉，三四年沒嘗到一點油，公園築了炮台，銅像做了炸彈。這一切還是不夠德國侵略的消耗，因爲蘇聯反攻日日加緊。法國工人一部分在城裏進行地下工作，一部分到農村去進行武裝鬥爭。那時革命的老前輩加善同志，仍在巴黎留起了蒼白的鬍子，來往巴黎的柏油路上，誰也認不出是他。工會領袖佛拉商同志，也在巴黎指導工人地下活動，馬爾梯同志秘密指揮武裝鬥爭和破壞工作。

他們的地下組織是『三三』組織，每一個人最多知道其他兩人，是這樣梯形的系統，在工廠裏、兵營裏、警察局裏、機關裏，都有組織，分成無數的區域和不同

的系統。人道報秘密印出的是極小的篇幅、蠅頭小字，廣泛的傳遞着，在地下室裏裝有收音機，偷聽着盟軍的消息，他們的宣傳品是經常放在自行車的皮袋裏、皮球的內外胎夾縫裏。一個郵政工人比果同志對我說：郵電工人那時有很好的組織，只巴黎一市就有三萬工人的組織，他們利用敵人監視下的行政工作，進行自己的工作，偷看敵人的電報信件，偷聽敵人的電話，把有害於革命同志的消息告訴自己人，把敵人的命令延誤或不發，或將機器破壞，使它延誤。有一次一個大壞蛋是法國人，工人知道他們中間因為利益不均，內部矛盾，於是故意替他弄了一封與游擊隊有來往的假信，使德國人發覺了，第二天就把他槍斃了。常常利用郵政的交通，為革命的隊伍傳遞各種郵件和消息，當地下工作者被捕了，他們集體負責他們的家庭，在集中營裏還進行各種教育工作和外面保持聯絡。聯絡的方法是用唾沫寫成字，拿出去用藥水洗，就是這樣秘密，還是有五萬人以上被捕犧牲，連同參加武裝鬥爭而死亡的在七十萬以上，即以郵電工人來說，一千二百多人關到集中營，其中一半犧牲了，在巴黎起義中就有六百五十人英勇陣亡了。

他們不但進行地下破壞工作，還有大批工人參加了馬基（即游擊隊），那時統計有十三萬多人，城內工作者與鄉村武裝鬥爭密切配合，那時也有戴高樂領導的游擊隊，他們在南方獲得了很多英美的武器，但是他們從

來不給人民的馬基。比如當時有一個郵政工人馬基隊員，去向他的親戚戴高樂派借一個炸彈，要去破壞德軍參謀部和德國本部的聯絡，那位親戚說：

『不行！英美給我們丟下來的武器，並不是教我們去打德國人的，而是準備法國解放以後打共產黨的！』

這就說明北部的馬基是人民的，真正抗德的。戴高樂組織是另有作用的。馬基的成立，不但有法國的工人，還有很多西班牙人、蘇聯人、波蘭人，在法國的山地有很好的組織，武器大部是奪取敵人的，他們和當地農民有密切的聯繫，有足夠的糧食、汽車、自行車，奪獲大批德國的汽油和軍用品。馬基分爲無數的小組，星羅棋佈於城市週圍、森林、農莊和山叢。小組之上有一指揮部和各大城市中的地下領導機關聯絡，以巴黎、里昂、馬賽爲中心。我曾到過里昂週圍的山上，沿阿爾卑斯山脈李維、格諾布爾山城和伊塞爾河的兩岸，莫不是茂林深遼峯巒起伏，這都是馬基出沒之區。德國的戰爭一天天的失敗下來，把小據點的兵力減縮，馬基的勢力更擴大起來，不但建立了軍區，而且建立了民主抗德政權。圍攻據點，燒燬倉庫，攻擊車站，都是這神出鬼沒的馬基，他們在各地配合圍攻、分散、運動，他們能伏擊大量的德國兵，但是德國兵大舉圍攻時，馬基却已分散轉移，使德軍一無所獲，德國人的精神被粉碎了，交通破壞了，牽掣了大批德軍，不敢動彈。對於賣國的通敵分子，時常遭突然逮捕，在地下法庭審判，其中有縣

長、地主和資本家，因親敵判處死刑，並以此昭告人民。到處有人民的地下組織，到處有馬基公開的和秘密的活動，使德國人不知如何是好，也不敢相信誰是忠實於他的，不應殺的人也殺了，不應撤的據點也不敢設防了。

英美原如邱吉爾所宣稱『要在一九四六年登陸』，他看到蘇聯軍事的勝利，南斯拉夫、捷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希臘和法國到處人民武裝起來了，再要不動手，全歐大陸將是人民的天下了，他這才有第二戰場的開闢，誰都知道雖然在西歐登陸，却並不積極前進，只是以空軍亂炸，這是他一箭雙鵰的政策。他們到了法國，使他們更加驚奇，每出發一地還未到，馬基早已在前面，而且德軍早已魂不附體了。

巴黎解放和第四共和國

一九四四年六月，巴黎工會在人民委員會領導之下準備總罷工，各業工人加緊動員和組織停工，首先從經濟要求着手，要求增加工資和食糧，以便吸收工人普遍參加。巴黎工會的骨幹據點，有鐵路、郵電、五金、化學、紡織、建築等業，警察局等組織。八月十日德國軍隊還在賽茵百里之外，德國兵十分動搖，馬基已逐漸逼近巴黎，這時全巴黎的鐵路工人，首先罷工，德國一切交通斷絕了。十日至十三日，德國軍隊還是對法國工人殘酷壓迫，但這時警察已經很差了，到了十三日那天

(禮拜天)總罷工開始了，全巴黎組織了行動委員會，在馬爾梯同志領導之下，很多幹部是參加過西班牙民主軍的。十六日早晨七點鐘，郵電工人也全體總罷工，警察也罷工了，在德國人看來巴黎變了死城，在工人看來巴黎工人革命的烈火已經燃燒起來了，各個區域自動武裝起來。十七日把各廠的壞分子拘捕起來，工人推選了負責人，把工廠管理起來，比如郵政工人把錢庫打開，拿出了三十萬法郎，首先分配給工人每人一千。十八日晚行動委員會下了總起義的命令，巴黎二十個工廠的工人一致動員起來了。

當開始罷工時，工人還是守勢的，先把工廠佔領了，把壞分子逮捕起來，解決工人的生活。到了動員令下後，各個部分採取了攻勢，一切愛國的人們，見德國兵就殺，德國軍看到大勢已去，想集中公路逃跑，縮到十幾個大的建築物裏，在共和場和盧森堡公園展開了血戰，工人們有的赤手空拳把火油瓶迎擊汽車、坦克，接着展開了肉搏，血染賽納河。

美國和戴高樂的軍隊，到了二十五日，才從巴黎東南意大利門慢慢的走進來，簡直沒有費力氣。戴高樂爲甚麼來的這樣遲呢？當工人與德軍打得火熱的時候，他放了空氣說：德國人不報復轟炸巴黎，他和共和黨提議要和德國和平談判，實際上他故意讓德國人把起義的工人消滅。在這當中，工人被打死非常多，工人終於堅持下去，他才進了巴黎來吞食這勝利的果實。

德國人趕走了，法國人民親眼看到了大革命的精神在工人中繼承着，共和的法蘭西，誰也不得沾污。於是要組織臨時政府了，當然是共產黨——工人的黨爲首的人民的聯合政府，這一國家應該是和平民主幸福的國家，首先爭取新憲法的通過，工會統一自由，工人生活有絕對保障，大資產要收歸國有，要組織工人管理生產的委員會，要清查法奸嚴厲懲辦。工人對於國家是無限忠心，一年工夫將德國破壞的幾萬個橋樑，一鼓氣完全修復了，要以自己的力量，建設自己的民主的法蘭西。

反動派良心喪盡叛國害民

戴高樂聯合了英美進入了法國，居心是反共，所以解放之後，他以軍事統帥的地位，勾結反動派。凡是解放的區域，有公開的通告，禁止未曾參加抗戰的舊軍官參加軍隊。戴高樂偷偷的給他們穿上馬基的衣服，冒充馬基，把真馬基編到正規軍中，原有的官兵被分散，把馬基中的外國志士遣送回國了，把一切維希分子也錄用作軍官了。天主教黨、社會黨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們，都出頭露面的得勢了，真馬基逐漸受到壓迫限制和威脅了。直到今天真馬基反而不敢承認是真馬基了，馬基中的波蘭人，送到了礦山作工了，馬基中有羣衆威望的幹部，分散到各種機關去了，大資本家又作威作福起來。

人民一片和平愛國心，上了陰謀賣國賊的當，戴高樂的罪行，爲人民看破了，不能不自動滾蛋。但反動分

子繼承他的鬼計，繼續壓迫工人，不准給工人加工資，擠共產黨，減麵包量，想藉美國勢力壓榨工人，把第四共和的憲章破壞修改。那知工人羣衆的眼睛是亮的，工人羣衆的腦筋是清醒的，他們的力量回答了二百大家和戴高樂之流，今年（指一九四七年）六月大罷工，八月大示威，給了他們警告，這不明顯嗎？！

今年七月裏，發現了戴高樂派陰謀叛國案，八月又發現人民吃美國玉蜀黍粉，戴高樂派就把麥子餵豬，還放火燒掉。

問題一天天明顯了，工人一天天的更清楚了，七百萬工人的總工會，堅決的站在工人的立場上奮鬥下去。看吧！大革命的傳統，是永遠被法蘭西的工人繼承着的，決不會讓反動派把人民鮮血換來的祖國共和國糟塌下去。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三日於倫敦）

英國的煤荒和礦工

若按中國的舊『命運學』講來，英國的流年大運是『五行都缺，白虎照命』。在五行之中，第一談到『金』，缺美金、缺金鎊、缺五金、缺機器。因而每天鬧恐慌，和人家訂商約，只能要求人家交貨，自己拿不出東西。因為自己沒有錢，又怕要人家的貨。『木』的問題，更為嚴重。也不出樹，所長的樹全是適合於中國古畫，歪歪曲曲不成材，這就使樹蓋房造紙都成問題了。至於談到『水』，當然應該不缺，然而在另一方面，船隻不够航路，只得讓美國步步逼進，慢慢會擠得它缺了水。『火』本來是不少，一六六六年的倫敦大火，二次大戰的大火很够了。但現在煤很恐慌，無法克服，這就引起瓦斯、電力一切成問題。『土』在三百年前就被羊連田帶穀給吃光了，現在英國只有爛石頭和草地。五行都缺，已經是『大數難逃』，却又來了邱吉爾和邱吉爾

之流，這就加上『白虎照命』。

有些反動分子故意把根本原因丟開，對美帝國主義退讓，對大資本家保護，對新民主主義及社會主義國家歧視，而求解決之路，企圖從增加零售稅，減工資，減食物，加強勞動強度去着手。我爲了真正了解其貧困原因，曾跑了很多路，會了很多人，親自下到一千呎深的礦井去看看，是否是工人的責任。

『把軍隊調回來去挖煤』，這是去年一次大雪時的呼聲。一年了，據談現在駐紮在海外的部隊還不止一百五十萬，錢化的很多。煤礦在戰前有一百萬礦工，年產二萬四千萬噸，現在只有七十一萬七千礦工。而且機器又是從戰爭以來沒有換過，舊的舊了，壞的壞了，人也是老的老了，病的病了，礦井也深了，洞子也遠了。縱然如此，煤的生產效率還是很高。今年還可達一萬九千萬噸。煤礦工會會員有六十六萬人，總書記名叫阿特·霍爾納。他是一個共產黨員，威爾斯煤礦的老工人。這一工會是工黨、共產黨及各種信仰的工人統一戰線組織。自從今年五月實行每星期五天工作制之後，工人的生產效率更提高了。工會對於工人的保險很注意，大的透火透水是很少的。現在煤礦是國家經營，雖然管理機關還存留着過去的一班人，但工人可以參加生產委員會。他們爲了人民的燃料，爲了國家經濟的自力更生，願盡一切的努力解決這一困難。只可惜人力太缺乏，挖起煤來，人不够，待遇還不好。便起工來，還沒有大

勁，機器很不够，要加快也沒辦法。這樣吸引着我一定到煤礦去看看。

十月二十三日，我到了南威爾斯加梯夫的西北盆地煤礦，那裏有兩百多個礦井，現在有十萬零八千工人，戰前是二十五萬人。這一帶都是起伏不斷的小山。從倫敦出發，要坐三個半鐘頭的火車。沿路的風景還不錯。羊還啃着草根，枯黃的樹木佔着起伏的山地。偶爾可以看見一小片菜園，細弱的蕃茄莖上還掛着幾顆鈴鐺大的菓子。我們的車進了加梯夫站已經六點鐘了。我們不願意麻煩人，索性自己找一個旅館住一夜，明天再找工會吧。那曉得和其他城市一樣，到處旅館沒有屋子。我和兩位朋友在秋雨淋淋的街上跑了一個多鐘頭，問了十多家，一概拒絕了。露宿嗎？又下雨，只好向後轉，又回到車站，自嘆自化了六鎊多車費。在絕望當中，給工會打個電話問問，天晚了恐怕人也找不到。可巧工會勞動保險部的主任在那裏，代替我們找了一個旅館，解決了問題。

煤礦區還離加梯夫有四十公里，是煤礦工人最有力量的一個區域，這裏的工人，熟練工人佔百分之五十六，井下工人佔百分之十六，共八萬五千人。他們的工資分爲論件和論日。論件的每禮拜可拿到八鎊十四個先令，論日的可拿到五鎊十二個先令。總平均在井上的每禮拜四鎊五個先令，在井下的五鎊十三個先令。工人工資的差別分爲七等。工作時間在井上的八個半鐘頭，在

井下的七小時半，連上井下井也要八小時半。每禮拜做五天，比以前做六天出的煤還多。

關於勞動保險的問題，比煤礦國營以前少的多了。去年一年的統計，重傷在內約一萬人，平均每十人中一人受傷。永久殘廢的每百人中有二人。這就是說開礦如作戰，日日有傷亡。現在所謂進步了，是由於工會不斷的向礦方交涉。如對於預防大規模的透火和塌陷，裝風筒，搭棚子，向煤層中灌水等問題。工人受傷後，根據政府公佈的一般保險法，工人不能做工的，本人每禮拜兩鎊五個先令，老婆和小孩二十二先令。礦工認為這一普遍辦法是不公平的，礦工比任何工人危險的多。這種保險，實際上還有很多阻礙，得不到，工會要求一個補充辦法，並增加每一受傷工人保險金至四鎊，並明確規定養老退休的年齡和條件。特別對於設備問題，工會更予以嚴格督促。如果是工人的疏忽，而至死亡，由礦方賠償四百鎊。如果是礦方疏忽，賠償二千鎊，使資方不能從設備上偷工、減料。這一切改善的要求，並不是因為要礦工特殊化，而是想使礦工更安心的進行生產。的確，直至今日，英國人民都以做礦工為畏途，雖然今天的機器少，人手少，而這一區十萬零八千工人在上禮拜的生產總計就達四十二萬七千噸。

十月二十五日陶勒爾同志同我們到井下去。從電燈房帶上電燈，換上密衣，從載煤的罐上一直鑽入了一千呎的下層。那裏還不是最深處，從大井口走進三華里的

樣子，這裏的運煤車已經沒有馬拖的，都是電力拖車。車子蠕動的跑向井上，而英國的黑臉大漢還在洞的深處。我們也就半俯着腰往裏鑽。從總洞進了石門，爬在旋迴的帆布上，一直溜到一個小洞裏。洞裏有二十多工人，流着汗，揚着鋤，在與五尺厚的煤層搏鬥。我們隨即參加了生產。那煤是堅硬的大塊，亮晶晶，黑壓壓，張牙舞爪的向着這些要麵包的人抵抗。工人們咬緊牙齒，向煤層進攻。把煤塊用鐵鏟拋到那帆布上，帆布送到車子上，車子又送到井口，井上聽到鈴聲，撥動開關，那蒸氣機呼呼的吐出了白氣，把車子吊上來。黑色英國工人，一咬牙齒，把車推到旁邊，倒到火車的箱子裏。火車就把它送到城裏，燒機器、燒瓦斯，給坐在沙發上的白手套的人烘暖了雕梁畫棟，他們就在那裏開會，提出：

『煤礦工人工作時間太短了，應該延長時間，減少工資，增加物價，取消麵包津貼，增加零售稅，以解決經濟危機呵！』

在井下是什麼也聽不到，什麼也看不到。額前的電燈直射着煤，耳朵裏塞滿了機器的聲音，挖煤的聲音。那硫磺氣瓦斯味，和煤的灰塵，充滿了空氣。從井口壓下的風，微弱的送到這洞子的末尾，使人的肺腑充滿着黑的空氣。礦工們還是不在乎這一點。煤是黑的，肉也是黑的，一切是黑的，只有挖一碼（一噸的二十分之十九），所得三個先令是白的。這工資的鞭策，驅使着他

們忘記了疲勞與衛生，忘記了公園與綠草。每一個工人每天能挖出八噸。那打石頭的，搭棚子的，掌大鑽的，管機器的，也都是爲了一天的工資。在緊張地與壽命搏鬥。忽然一位朋友說：

『不要忘記，活捉了蔣介石，千萬不要殺掉，送他挖煤。』

這個提議很好，可適用於國際公法。凡說工人不要改善生活的人，都應送他去挖煤。只有這樣，他們才懂得爲什麼工人要反對他們，否則他們到死也不明白。

各國的工人是一家，一點不錯。大家一見如故。坐在煤上交談着彼此的生活。他們在關心着中國的礦工，中國的工人。談述着他們的工會歷史和現在的情況。他們在惡劣的空氣中吞食着麵包，用瓶子裏帶來的涼水送到肚裏去。我們要回去了，彼此伸出了黑手，緊緊的握別。

到了上面工會辦的食堂裏，吃過飯，又踏上了歸途。一位機器工人送到汽車站。工會的負責人再三說旅館的一切費用由他們負責，以示招待。他們的客人汽車又臨上那崗崗起伏的小鎮，在那煙氣籠罩的公路上馳去。兩旁的小樓一排排的靜置着，孩子們在街上玩着，打鬧着，天井裏晒的衣衫被那山風吹得在小松樹的枝旁飄着，主婦們提籃子領了一些山芋和麵包，回到家中。這大概是礦工們的住家了。我知道孩子們的爸爸就在他們玩耍的地底下流着汗。

工人們的力量出足了，煤還是不夠，食物還是不夠，一切不夠。一百八十萬或是一百五十萬的軍隊還是在海外殖民地，美國的金元是不是像倫敦的大霧一樣而來，不要任何代價呢？

（一九四七年十月三十日倫敦）

漫談意大利

在地中海的波浪裏，伸出了一隻靴形的半島，在這個半島上，却擁擠着四千萬人口。這裏出過一個黑色魔王，名叫墨索里尼，想把這花園一樣的國土，作為他的魔窟，把他的豬嘴，去侵略到非洲，到巴爾幹，到法國。但是這富有藝術傳統的意大利人民，內心裏始終是不支持他的。意大利的共產黨，一直是在地下工作着，組織着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和那豬羣作着曲折的鬥爭。那黑色魔王每日像驢一樣的叫喊，想把意大利的人民一把搯死。的確，那些老的共產黨員們，年歲雖在五十上下，在歐洲人中還稱壯年，但他們已是滿臉皺紋，白髮蒼蒼，比起英法同志們的身體，大大不如了，可見他們所受的各種折磨，又是如何的苦心焦思！但是意大利人民的鬥爭，終於看到了他們的勝利，一九四四年北部的山區，共產黨所領導的游擊隊，在赴瑞士的大道

上，捉住了這個殺人的魔王，把他的四肢捆起來，像豬一樣的抬了回來。墨索里尼在武裝的農民面前抖索着，求告着，要農民放了他。意大利的共產黨員和人民是忠於自己的同胞、忠於世界愛好和平的人類，將來復槍對準了他的腦殼，在清亮的槍聲中將他懲辦。這使我們會立刻聯想到，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下場，『任憑他逃到天涯海角，也必追回懲辦』，人民的力量無邊，你往何處逃走？

意大利的共產黨就在這個當兒，大大的提高了威信，在北部高原，沿着那阿爾卑斯山脈，放手的發動了農民，組織了米蘭省和北部工礦區的工人，武裝了十萬以上的部隊，橫掃了半個意大利。人民在興奮的清除法西斯殘餘，希臘和阿爾巴尼亞，就在這摧毀法西斯的過程中壯大起來，歐洲人民的烈火到處燃燒起來。

美帝國主義者和邱吉爾之流也在歐洲登陸了，意大利南部的法西斯摘掉了黑帽子，換上了美國的綠帽子，披上了教會的道袍，把美國兵迎進了羅馬城。美國的軍火大王們，看到了這座七個小山組成的古城，看到了這曲折的海岸，看到了這美麗的菓園，看到了這錦綉山河，再也不願意捨掉這塊土地。墨索里尼的徒子徒孫也就在他庇護之下繼續生存下來。梵蒂岡教皇城周圍八里，滿都是古代建築，松柏成林，裏邊住着一千二百個有錢的和尚，羅馬市三百八十個教堂和無數的房產銀行與商店都是教皇的產業，教皇所養的幾萬個和尚，過去

爲那位黑豬祈禱着勝利，現在搖身一變，爲了美國的軍火大王慶祝萬壽無疆。羅馬城內的高樓大廈，人人知道都是法西斯分子的魔窟，美國軍火大王們，插上了花旗，也就成了外國主子的合法工具。

時間飛快的過去了！希特勒看到了紅軍進了柏林，據說在他自己身上蘸上煤油點了火，德國插了白旗，世界上開始談和。這消息傳到了意大利，意大利人民但願英美軍隊早日撤退，恢復民主建設。那美國却要求意大利全國『統一』。意大利人民遭受過法西斯的壓迫，還負了墨索里尼的罪債，他們是戰敗國，他們是忍住了心痛接受了條件，將槍支埋到了地下。

羅馬因爲有『上帝』，所以有了天堂，同時也就有了地獄，美國兵、美國貨、美國電影、美國汽車、美國的服裝、美國的風氣，將羅馬變成了上海，將羅馬變成華爾街的附庸。大資本家大地主們花天酒地，荒淫無恥，工人和貧民們沿街討飯，失業，流亡。大工廠依靠了美國資本，小工廠關門倒閉。意大利出麵條出水菓很有名，現在是美製麪條，花旗蜜橘。每餐一千里拉吃不飽，但是工人每日工資六百里拉不到，吃飯連半頓也不够。漂亮衣服，玻璃絲襪，樣樣都有，但是每件上萬，只供貴族趕時髦，工人們却是衣服襤褸，皮鞋露着後跟，失業工人二百萬，到處流浪，窮苦兒童露睡在街頭，藉着竊盜度日子。所以到處寫着：

『墨索里尼打倒了，意大利的人民還沒有解放！』

『工人要工作，要飯吃，農民要土地！』

意大利的人民是和善的，是可愛的，是十分聰明的，他們歡喜漫談，歡喜歌唱，歡喜藝術，他們出過偉大的彫刻家，文學家。改頭換面的法西斯和美帝國主義踏在他們的頭上，把一個美麗的國家，弄得窮困腐爛不堪。意大利的人民就想到了在那羅馬的西郊所存留的帝宮古跡，那裏住過多少個暴君，奴役過千萬人民來作成現在的有錢人所住的大廈，那裏還有古代貴族取樂的圓形劇場，是貴族驅逐着赤手奴隸鬥獅子血染過的廢墟，那時奴隸們還有一天覺悟了羣起躍出，將刀尖殺向了貴族。意大利在今天地下火是在燃燒着，斯巴達團還會再演的。你看反動分子是在步步的逼，去年從政府內閣裏逼退了共產黨，人民原擬在今年大選以合法鬥爭取得勝利，美國一方面以政府力量壓迫人民集會，限制共產黨活動，一方面以四百萬美金，和不公開的大批款子作為反動分子的運動費，收買了大批的報紙作宣傳，預備了很多的食糧袋，僱了七萬個牧師，用食物作誘惑，用宗教作威脅，他們告訴農民：若不選天主教民主黨，生孩子不給受洗禮，婚嫁治喪不給進教堂，死後勢必入地獄，不得進天堂，他們強迫代寫選票，製造假票，便把二百萬選民變成了一千二百萬，共產黨則外有政治壓迫，內有同盟者的動搖，就在這種種困難下，還得了八百萬票。美國的錢不是白給的，五月裏就開出了價錢表，要反動政府反共，反勞動者；反動者雖然順從主子

的意旨，但是還是不敢公開接受，其原因就是人民的生活更苦了，反抗更增加了。多數的工人團結在共產黨領導下面，我們可以看到羅馬城裏五一大示威，二十萬的工人齊舉着紅旗，喊着反美反對反動政策的口號。

意大利的人民懂得了，工人要團結，五百萬會員團結在總工會的領導下面，他們也懂得了工人和農民要聯合，意國共產黨翻印了毛主席的報告和中國土地法大綱，開始在農村中進行分配土地的鬥爭。在羅馬的城外，坐汽車兩個鐘頭就到了一個赤色的區域，農民自動的將八百海克特的土地分配了，反動者也曾動員了軍警去干涉，警察到東，他們就到西，警察走了他們就又來。至今紅旗還是插在那小山上。農民在那分配了的土地上，愉快的過了五一。意政府也知道軍警不努力，據說是很多軍警過去都是游擊隊隊員，只是把原來的槍埋在田裏了。像這樣的紅區還有三個。意共領導下的人口一千二百多萬，要佔全國人口三分之一。

地中海的波濤不停的狂嘯，火山口上的烈焰不停的咆哮，意大利人民的怒火不息的燃燒。誰能相信意國那些國內外的反動分子不像墨索里尼一樣的求饒？

（五月十二日於羅馬）